

戲瑕序

錢子簡棲著刊誤辨疑之書。名戲瑕。劉勰所云尹敏戲其深瑕也。如昔康成不識車渠。中郎不識反舌。崔融不識瓦松。段文昌不識昔耶。貞觀省郎不識杜若。玄晏先生不

識撐犁。吳融韓渥不識野馬塵埃。
淮南子以蜚爲蠛蠓。劉孝標以皇
初平爲兩師。沈休文以犧尊爲畫
鳳皇毛。王子建不知疇之爲麻。麻
之爲衣。凡如此類。俱以高才。瑕于
踈識。取其瑜而堅其瑕。宛然自獻。

其瑕環而供我之戲也。夫得申我
之辨。則窒隙踏瑕。亦何所詘。卽恣
其滑稽之術。所不辭矣。噫。戲焉而
亦弗明于識也。則何以拭陵陽之
淚也。

仙臞何偉然題



國家圖書館,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, TAIWAN, R.O.C.



廣快書卷四十八

西湖何偉然。佛臞纂

延陵吳從先寧野定

戲瑕
簡樸元本

毛嬙麗姬。人之所美也。魚見之深入。鳥見之高
飛。此出漆園氏語。故唐人宋之問浣紗篇云。鳥
驚入松蘿。魚畏沉荷花。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
容。至抱朴子曰。昔西施心痛。臥於道側。蘭麝芬

芳見者咸美其容。此又言美色能感動夫草木。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。書固不可盡信哉。拾遺記。禹導川夷岳。而玄龜負青泥於後。玄龜。河精之使者也。龜領下有印文。皆古篆字。作九州山川之字。禹所穿鑿處。以青泥封記其所。使玄龜印其上。蓋青泥與漢武蘭金紫泥同類耳。梁簡文與蕭臨川書。必遲青泥之封。故今人直以青泥爲墨矣。

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。楚襄雖夢神女。而賦中不言雲雨也。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。爲雲爲雨楚襄王。雲雨無情難管領。任他別嫁楚襄王。料得也應憐宋玉。只應無奈楚襄王。今來雲雨知何處。重上襄王瑤瑤筵。此類甚多。往往誤稱。相沿不改。後遂爲填詞家借資。然使正其訛。而作懷王便不成佳話矣。高唐賦中且爲行雲。至今亦莫有稱且雲者。看來古人下語練

字皆須韻致。不專以理勝也。又閱元微之會真詩。晨會雨濛濛。則不獨稱暮雨矣。

竹名龍鍾。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。則直以貌老人衰相矣。然竹實有名龍鍾者。羅浮山第三十一嶺。半是巨竹。皆七八圍。長一二丈。謂之龍鍾竹。又石有名龍鍾者。漢武帝時。陽關外花牛津。得異石。長十丈。高三丈。立於望仙宮。名龍鍾石。宛委餘編龍鍾不翹首貌

宋玉徵詠賦。而廣文選誤王爲玉。題作徵詠賦。下書宋玉之名。王徵乃南宋人。史具有姓名。宋人小說辨之詳矣。近肩公枕譚亦援其說。以爲疎謬如此。殊誤觀者。但余考宋書南史。並稱徵少好學。無不通覽。善屬文。能書畫。兼解音律。醫方陰陽術數。爲文古甚。所著文集傳於世。其說如此。然時代遼遠。古人文宇少傳。集中詠賦。未之詳核。乃唐陸龜蒙撰自遣詩二十二首。載笠

澤叢書者中一首云。月澹花間夜已深。宋家微
詠有遺音。重思萬古無人賞。露濕清香獨滿襟。
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。不應託之聲詩乃爾。
豈亦讀誤本而云然耶。然令此賦果出景玄手。
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無以加焉。是知古今人
不甚相遠也。

凡國之將命遣使。往曰奉命。來曰復命。其稱謂
有行李。左傳曰。行李之往來。杜預注。行李使人

也。宋儒謂杜氏不究意理。然杜氏未嘗誤也。乃
是後人不究意理。誤以遠行囊束爲行李耳。觀

隋江總有辭行李賦。則行李爲行使之是矣。

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。酒家與千日酒。三年
已莖。開棺復醒。故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。此
載博物志諸書。可考。搜神記乃演出一段無稽
之談。以酒家主人爲狄希。以沽酒者爲姓玄名
石。讀之真可絕倒。其非于令升筆。斷無疑矣。

梁權貴讀誤本蜀都賦。注解蹲鴟芋也。而爲羊字。後有人餉羊肉。答書云。損惠蹲鴟。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。校文選。又注蹲鴟爲今之芋子。卽是著毛蘿蔔。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。一出譚賓錄。並足軒渠滿朝。貽笑千古。

索虜託跋燾登鄒山。見秦始皇刻石。使人排倒之。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。以余考之。秦有嶧山碑。泰山碑。胸山碑。之罘碑。琅玕碑。並李斯籀文。

而未聞鄒山有秦皇石也。豈亦所謂沒字碑耶。聞山東鄒縣。今有嶧山碑。翻刻。蓋嶧山故石。燬于火久矣。

魏高僧支謙。博覽經籍。兩眼多白。而睛黃。時人謂曰。支郎眼中黃。形軀雖細。是智囊。按晉支遁。字道林。世稱林公。亦稱支公。亦稱支法師。亦稱林道人。亦稱林法師。未嘗呼郎也。然則支郎之名。終當屬北地道人耳。

南齊蕭詵等謀廢鬱林王。領兵入宮。出西弄。殺之。按隋書。南寧有小勃弄。大勃弄。又洞庭山有風弄。嚴陵瀨有風七里。無風七十里。土人謂之瀧。或訛爲籠。余以爲皆非。必當從此弄字。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。似未嘗考。故因循其舊說耳。或以術字當弄字者。恐誤。術卽巷字。楚辭。家術家巷也。楊子一閔一巷也。

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

馬。舊說淮南王所作。疑淮南王卽漢劉安也。古辭今不傳。後閔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。性倜儻。偶逢駿馬。愛之。其主所惜也。彰曰。余有美妾可換。惟君所選。馬主因指一妓。彰遂換之。馬號曰白鶻。後因獵獻於文帝。此於淮南之說。理較長矣。乃宋人詩話。却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撥。爲愛妾換馬。是開成後事也。何其謬歟。簡文樂府結語。有真成恨不已。願得路傍兒。蓋應

劭風俗通引古諺云。殺君馬者路傍兒。言傍人
譽馬。乘者盡力馳死也。而唐人張祐詩結語。翻
案最佳。恩勞未盡情先盡。暗泣嘶風兩意同。可
謂脫胎換骨。

身不出樽俎之間。而折衝千里之外。韓詩外傳
注曰。衝。衝軍也。謂敵設此以臨城。大臣謀于廟
堂。遙以折之。按風后握奇經。天地之前。衝爲虎
翼。風爲虵蟠。圍繞之義也。天地之後。衝爲飛龍。

雲爲鳥翔。突擊之義也。天地風雲。龍鳥虵虎。所
謂風后八陣。傳有圖記。後代陣法皆出乎此。夫
握奇三百八十四字。乃漢公孫弘所解。豈注韓
詩者未見其書。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。漢末三
國間有折衝校尉。折衝中郎將。燕慕輿根爲折
衝將軍。隋沈光爲折衝郎。唐有折衝府。唐人田
司馬爲長松府折衝。名各不同。

三公象五岳。九卿法河海。三公象三台。九卿法

北斗。春秋漢合孛載此。今世獨尚書稱北斗。外藩諸侯得稱四岳。與古異矣。

家語子貢問玉篇。孚尹旁達信也。注孚信尹正也。孚尹旁達者。玉之所稟。烈火不變其質。有似於信也。禮記注亦云。孚尹猶言信正。獨初學記玉部之事對中。改孚尹爲浮筠。而以儷於垂棘。其下引注不明言其所以。友人嘗舉以問余。謂初學記乃唐朝徐學士等奉詔所撰。大較與藝

文類聚略相似。考之類聚本。孚尹與家語禮記合。而初學乃作浮筠。何愛奇而好訛。若此。與余應之曰。子徒見夫陳澍之禮記集說。何孟春之家語注。而未見漢鄭氏所注。戴氏禮。則何怪其然也。鄭氏謂孚當讀爲浮。尹當讀如竹箭有筠之筠。浮筠。玉采色也。然今世儒皆讀孚尹如字。贖贖相傳。不及古人遠矣。

按漢劉熙釋名與浮字同義。謂浮甲在上。

也。稱

太公兵法引黃帝語曰。熒熒不採。炎炎奈何。兩
葉不去。將用斧柯。孔子入后稷之廟。讀金人背
銘。則曰。滔滔不滅。炎炎若何。毫末不扎。將尋斧
柯。本皆黃帝之言。而有小異。至宋徐羨之奏廢
義真。則又平反其說云。臣聞原火不撲。蔓草難
除。青青不伐。終致尋斧。黃石公書曰。香餌之下。
必有懸魚。重賞之下。必有死夫。而吳小將張梁。
亦平反其說。以諫孫權。曰。臣聞香餌引泉魚。重

幣購勇士。是數者。語相髣髴。意實一揆。

唐李語著刊誤。謂周禮九棘三槐。通言九卿三
公。故九寺爲九棘。不宜獨指大理爲棘寺也。宋
彭乘撰墨客揮犀。謂左傳一介行李。杜預注。行
李爲行人。今人以行裝爲行李。非也。二書傳至
今日。又數百年矣。孰有稱九寺爲九棘者乎。孰
有不以行裝爲行李者乎。何況他事焉能改哉。
貴耳賤目。有胸無心。在古如斯。所謂年年依樣

畫胡盧匪自今而然矣。

他馬與路馬同道不自歛退。與之齊行是之謂齒。有誅者薄責皆可名誅也。或謂見路馬之芻而蹴以足者。或謂驗路馬之齒而命其年者。皆非察馬齒之義。晉取虞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。公公喜曰。璧則猶是也。吾馬齒薄長矣。故今人自謙其年曰馬齒。至荆任國莊伯令治人取冠進。上問馬齒。圉人曰。齒十二與牙三十。馬之齒上下十八合為三十。

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。此則齒牙之齒矣。應璩新論有之。百辟立中正。九品置都士。州閭與郡縣。希疎如馬齒。不相識。何緣別義理。亦此齒也。二馬齒字。稍與齒路馬之齒不同。

疑糴謂姬者周姓。後世字學不明。以姬字為女人。通稱耳。其似不然。姬故黃帝氏姓。周人學之。故春秋稱王姬。諸姑伯姊。並得稱焉。魯為同姓。稱叔姬。季姬。共姬。猶齊之稱姜。宋之稱子。陳之

稱媯。秦之稱女懷嬴之類是也。蓋古者婦人稱名。率從其國姓。而女之適人者。明有所從。則又繫諸國。若郟伯姬。杞叔姬。宋蕩姬。鄭季姬。衛穆嬴。宋穆姜之謂矣。至周穆王娶盛伯之女。傳曰。同姓之親。故稱盛姬。固一說也。然水經注載巫山之上。帝女居焉。宋玉所謂天帝之季。名曰瑤姬。襄陽耆舊傳。則稱亦帝女姚姬。未行而卒。葬於巫山之陽。是不在周以前乎。而楚非周姓。文

王得丹之姬。淫期年不聽朝。魏安釐王如姬。最幸爲公子盜晉鄙兵符。楚莊王立鼓鍾之間。左仗鄭姬。右擁越姬。又左傳有秦姬。燕姬。胡姬。陳夏姬。彼何以故。至漢魏而後。相沿爲嬪嬙戚畹之通稱矣。然則稱姬者。自是美名之意。在赤帝時。已有之。何關後人謬戾哉。張氏力詆其非。重出而兩見之。抑別有見。竊謂今之稱姬者。獨吳人爲近古。蓋吳之先故姬姓也。六朝三唐詩中。

往往稱吳姬。至燕趙佳人並稱姬。罪不在字學之不明矣。

郭注精誠之至。故爲秋栢之實。猶言化爲異物耳。卽婦人化石。長弘之血成碧。望帝變爲杜宇。意追思少年讀莊子。粗心浮氣。却將秋栢之寔。作拱木義解。大謬。孔子遊乎緇帷之林。緇帷者。言樹色紺黑相雜。若帷幙然。陸士衡招隱詩。密葉成翠幄。謝玄暉詩。綠陰漸成帷。其義一也。而

司馬彪訓作黑林。名殊不典。

治疾當得真人參。反得支羅服。當得麥門冬。反得烝橫麥。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。烝橫麥合藥。病日瘥而遂死也。按潛夫論如此。支羅服疑今小朱蘿蔔也。吳越間有之。謂之丁香蘿蔔。其形如參。故誤用耳。烝橫麥。疑卽本草穢麥是矣。陶弘景曰。根似穢麥。故謂之麥門冬。以訛傳訛。曷所底止。

列子宋人以玉爲楮葉。韓非子。宋人以象爲楮葉。

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。權倣個德勝利市頭廻。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。無中生有妙處。遊情汎韻。贈炙千古。非深於詞家者不足與道也。徵獨雜說爲然。卽水滸傳一部。逐廻有之。全學史記體。文待詔諸公。暇日喜聽人說宋江。先講攤頭半日。功父猶及與聞。今坊間刻本是鄴

武定刪後書矣。郭故附注大條。其於詞家風馬。故哥文悉被剗薙。真施氏之罪人也。而世眼迷離。漫云搜求武定善本。殊可絕倒。胡元瑞云。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。尚極足尋味。今爲閩中坊賈刊落。遂幾不堪覆瓿。更數十年。無原本印証。此書將永廢矣。然則元瑞猶見之。余所聞。罪似不在閩賈。點鬼簿中。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。是元人鍾繼先所編。宣和遺事亦載宋江。并花石綱等事。施氏水滸傳。蓋有所本耳。一云施氏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。因潤飾

以成篇者也。

婦人纏足。胡元瑞以爲起於唐。盛於宋元。楊用修初不得其說。後讀漢雜事秘辛。而方知漢世已有。至以疎陋自嗤。二公該洽。其辯訂閨閣中事如此。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時。妲己狐妖。故纏其足。以避宮人也。比說最古。要必有據。宋人小說中。惟圓澤三生石上事。是蘇長公撰。却類唐人文筆。今廣記中已闕入矣。後閱冷齋

夜話。乃知唐人元有忠義傳。載李澄之子源。與惠林寺道人圓觀游。託生錦襦婦人家。却後十二年。扣角而歎於孤山月下。蘇長公刪潤其語。而曰圓澤。其實非長公筆也。

昭明穆美。蓋光揚先祖之德。著斯美號。故文昭武穆之稱。當出後人頌述。豈其序於生前哉。考之大戴禮。惟祭有昭穆。昭穆者。所以別父子遠近。長幼親疎之序。而無亂也。故曰羣昭羣穆。咸

在而不失其倫。又曰。昭與昭齒。穆與穆齒。至於
塋之用昭穆。不知何始。疑亦行古之道耳。今人
塋禮猶沿。其禮不廢。而於坐位之間。動稱昭穆。
溺其旨矣。至有父子叔侄。間亦相向而坐。假借
昭穆之義。不亦乖乎。

世傳龍城錄。是柳宗元撰。而近見一書。載柳誠
懸嘗作龍城記。爲錦樣書。以進。唐文宗方御煎
麪。月兒羹。命分賜之。不知何所據也。抑龍城記

又別一書耶。小說並稱宋人王銍撰。托名柳州。
霜露既降。君子履之。必有悽愴之心。非其寒之
謂也。春雨露既濡。君子履之。必有怵惕之心。如
將見之。此戴禮祭義之文也。後世清明十月朔。
掃墓之義。出此。乃疑擢謂寒食節上墓。其制不
見於古。卽孔子謂望墓。以時祭祀。未嘗明言以
寒食。豈其未之讀禮乎。
宋朝謝晦有悲人道賦
惟蒸嘗與灑掃痛一朝
而永
絕

公孫弘布衣爲丞相。開東閣以延賢人。與兒大
夫分祿養賢。卑已下士。葛繹澎侯。隳壞其緒。毀
其客館議堂。以爲馬廐。掃舍。今人並言劉屈氂
而不知有葛繹澎侯。按公孫賀劉屈氂爲丞相
時。客館已廢爲馬廐。車庫奴婢室矣。實非屈氂
壞之也。

以白土飾牆爲堊。郢人運斤削而去其堊是矣。
而韓非子宮有堊器漆之也。豈灰飾亦可言漆

乎。又周禮注。素車以白土堊車。藻車以蒼土堊
車。則不獨牆謂之堊矣。山海經大孰之
山中多白堊

墨子年八十有二。歎曰。世事已可知矣。乃入山。
精思至道。想像神仙。於是神人授以素書。朱英。
九方。道靈。教戒。五行變化。凡二十五卷。墨子拜
受。合作。遂得其効。乃成地仙。隱居以避戰國。至
漢武帝時。遣使者楊遠。束帛加璧。以聘墨子。墨
子不出視。其顏色常如五六十歲人。周遊五嶽。

不止一處也。然則墨子仙矣。何後人以爲釋哉。非膠柱子輿氏之說而傳訛之耶。

行一老先生云。許文穆公昔年以史臣奉使

冊封朝鮮。其國王問柳柳州彊芽帖書法頗佳。有處可物色否。文穆一時不知所置對。事竣還朝。問諸館中諸公亦復茫然。於是文穆謝病還新都。以不能應對爲恥。信乎博識之難也。余訊故老。皆不知有彊芽帖。柳子厚詩有重贈

劉夢得二首。末章云。世上悠悠不識真。舊芽盡是捧心人。若道柳家無子弟。往年何事乞西賓。而劉隨州禹錫集中亦有答柳柳州三首。其首篇云。日日臨池弄小雛。還思寫論付官奴。柳家新樣元和脚。且盡薑芽斂手徒。印此事。薑芽帖信有之乎。第我輩日聚訟於雌霓癡龍之間。猶未及窺此僻事。許公宰輔。豈暇汎瀾。不知何足爲病。

疑耀謂詩自三百篇而後。至於我。明未有一。語可被管絃者。蓋文采有餘。性情不足也。其說駭俗無已。太狹。夫詩本性情。六朝樂府。三唐絕句。何莫非緣情之妙製。聲韻天然。可絲可竹。信如張言。然則彼皆非耶。沉香亭下。清平調。與旗亭酒壚。諸歌。客人伶伎。矢口而寫。亦何嘗更換錯綜。添減。而後於聲律協乎。且自饒歌十八曲而下。歷代樂章。以薦宗廟。以格天地。皆是物耳。

假令不入聲律。曷以臻斯妙用。古人有知。豈不擲掄地下哉。張氏又謂離騷廢。而樂府繼之。不知未有離騷。先有樂府。其來久矣。洞峰梓瑟。昉自窮桑。卿雲南薰。是於虞代。穆王之白雲黃竹。尼父之梁木倚蘭。是皆在饒歌十八曲前也。何謂繼騷而作耶。

國策史記諸書。載豫讓對趙襄子言。智伯以國士遇我。我故國士報之。說死則曰。智伯朝士待

臣。臣亦朝士爲之用。

呂紀月令。始雨水。桃李華。蓋本於夏小正。春正月。柰桃則華。後禮記改爲桃。始華耳。留青別札。乃謂始字當讀如試。花之試。然則蟄蟲始振。始電。桐始華。虹始見。萍始生。天子始乘舟。天子始絺。涼風始至。始用行戮。天地始肅。始收斂。水始涸。雷始收聲。霜始降。水始冰。地始凍。天子始裘。皆可云試乎。豈可古人著書。若是其膚陋哉。抑

何鑿甚。

宋秦丞相檜。當國勢。談熏天。上大夫稱之曰咸。陽。而不名。亦猶晉號司馬氏爲典午。唐呼牛僧孺爲奇章意也。又檜嘗自稱公。會之而不名。字以表德。於義亡當。

古諺云。千里井不反唾。以嘗飲乎。此雖去之。千里而弗忍唾也。此卽食不毀器。蔭不折枝之意耳。亡它深義。故觀曹植代劉勲妻王氏作去婦

詩曰。千里不唾井。况乃昔所奉。而李白爲平虜將軍妻賦詩。亦遂采用其意。而曰古人不唾井。莫忘昔纏絲。又六朝詩中援引唾井事甚多。乃宋人附會莖草之說。何其穿鑿甚乎。

繆姓通作穆。秦繆公。魯繆公。左傳皆作此穆字。三國志。關羽謚壯繆。近皆呼作紕繆之繆。余卿白龍之母繆氏。今文字中亦共稱繆。龍女恐不如穆祠爲古矣。又葉姓从葉。孫堅傳有鄰尉

葉雄。宜從本韻。失涉切讀。與好龍之葉公同爲正俗。作葉。是草木之葉也。又譚姓。卽談姓。晉有征東將軍談巴。近余邑有作談字。於義亡當。苻姓从草。今並書竹。皇甫覆姓。今止呼皇。種種訛舛。何不正之。往時有呼屈原之屈爲屈伸之屈。不知其字同而音非也。前革嘗有一對校水。屈原終是屈。殺人曾子又何曾。斯亦可以證歟。宋晉陽張邦畿著侍兒小名錄拾遺。旣不免挂

一漏萬而汝陰王銍復著補侍兒小名錄。雜出不倫。所引霍小玉傳。媒氏鮑十一娘一段。殊於侍兒小名亡當。又載李文公集禽滑釐問於子墨子叔曰。無恒姪女。口數奇。妾曰善佞。皆寓言也。其猶子虛烏有亡是之類。豈宜向癡人前說夢耶。王丞相妾雷尚書。是美戲之辭。何與小名故事。

中箱書。雖始東漢時。濫觴至於唐宋。則爲士子科場中懷挾矣。又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。名曰刮鏞。中作細行字。皆蠅頭小楷。梓行於世。近來浙中盛行小帙書。初則供借客蓬窓之翫。今詞人賦客。並載以出遊。纍纍滿囊。似非雅道所宜也。

李藥師遇虬髯客事甚奇。張說立傳。文亦變幻。及閱宋人高平范公稱過庭錄。則又有黃鬚傳一篇。但言竊富家女。不言楊家紅拂妓。而虬髯

損貲佐李一段亦不之及。文無波瀾。不似出唐人手。

湯有七年之旱。史記云。流金鑠石。而說苑云。煎沙瀾石。史記云。桑林翦爪。而說苑云。持三足鼎祝山川。其說稍異。

別國洞冥記。載東方朔。字曼倩。父張夷。字少平。妻田氏女。夷二百歲。顏如童子。朔生三日而田氏死。時景帝三年也。鄰母拾而養之。忽失朔。累

月方歸。母笞之。後復去。經年乃歸。母忽見大驚。曰。汝行經年一歸。何以尉我耶。朔曰。兒至紫泥海。有紫水汚衣。仍過虞淵。澗澗。朝發中返。何云經年乎。後有黃翁告朔曰。汝太白星精也。獨異志則載張少平妻田氏。少平卒後。累年寡居。忽夢一人自天而下。壓其腹。因而懷孕。乃口無夫而孕。人間棄我也。徙於代。依東方。五月朔旦。生一子。以其居代。東方名之東方朔。或言歲星精。

多能無不該博矣。烈仙傳則載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。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。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。至宣帝時猶在。智者疑其歲星精也。三說如此。後余閱道德經中一段記東方曼倩本姓張。一曰金氏。生三日而母亡。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。故姓名曰東方朔。此其說更奇。嘗謂曰之朝亦可名朔。不獨月之旦爲朔矣。但大史公與朔同事武帝。不應略其始生之事。

而第云齊人有東方生名朔。以好古傳書。愛經術。多博觀外家之語。是直以先生爲滑稽者流耶。及觀先生自上書武帝云。臣幼失父母。養於兄嫂。蓋初未嘗言育他姓也。且神仙傳稱東方朔生天無歲星。武帝亦云。歲星在朕座傍十八年而不知。洞冥又謂太白所降。豈不訛之訛者乎。又曾見一書云。母夢太白臨其上。因有娠。生朔。此又傳訛獨異志者。按天文書。五星盈縮。夫

位。其精降於地而爲人。歲星降爲貴臣。太白降爲壯夫。處於山林。然則朔之爲歲星所降。斷無疑矣。乃朝野僉載。唐崇仁坊。阿來婆。彈琵琶。觀者見一將軍。紫袍玉帶。甚偉。下一匹細綾。請一局卜。來婆鳴絃柱。燒香合眼而唱。東告東方朔。西告西方朔。南告南方朔。北告北方朔。上告上方朔。下告下方朔。將軍頂禮。旣告。請甚多。遂卽隨意支配。據此。則東方朔本一人也。今變姓爲

上下四方。而其名獨不易。何也。是時逆韋全盛。好厭禱之事。而此邪俗師婆。專行厭魅。其後事發伏誅。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。在道之感世如此。不大可絕倒哉。元人西湖竹枝詞。有柳州亭下問來婆。卽指其事。附錄于後。以資輯采。

先王諱鏐。又小字婆留。故吳越民間。皆改劉爲婁。如婁膳。婁門。婁江之類。竝因嚳字而改。今嘉定縣卽古嚳城地也。其時不特呼南海婁氏。番

禹婁龔及婁漢宏。婁仁祝。驅邪金氏而悉從。邾國之後。此亡論矣。獨怪于古人姓名亦無不易。何歟。王嘗命簡書辟羅隱。中有二聯云。仲宣遠託婁。荆州都緣亂世。孔子辟爲魯司寇。只爲故鄉。千載而下。令人撫掌。案山海經有夏后開。蓋諱啓名也。諱所繇始矣。至夫差女名二十。故吳兒諱二十爲念。石勒名胡。故胡物皆改名。如胡餅曰麻餅。胡荽曰香荽。胡豆曰國豆。石虎諱言

勒。故呼馬勒曰轡。勒菜曰香菜。桓玄呼人溫酒。自道其父名。旣而曰英雄。正自麓疎。宋明帝好鬼神。益尚忌諱。言語文書。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說。犯卽加戮。改駟馬字爲馬邊瓜。以駟字似禍故也。禍乃俗字。古體本駟。宜陽門謂之白門。以不祥諱之。尚書右丞江謐。誤犯帝變色曰。白汝家門。秦苻生。自以眇目。所諱言者。殘缺傷毀。偏隻少無不足。不具之類。皆不得道。左右忤旨。誤犯而死者。

不可勝紀。東魏高歡諱樹。因以奴爲邦。蓋僮僕未冠曰豎也。然則忌諱之說。三代時已有。特後世鄙淺可笑耳。宋吳處厚青箱雜記。又載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。劉家留家爲金家。田家留住爲駐住。夫妻者乃劉也。或可通。若金田何居。廁。廁中受糞函。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。謂之廁。此義爲正。牆板汗衫之說俱非。

漢宣帝微時。被繫郡邸獄。臂上猶帶史良綈合。綵宛轉繩。繫身毒寶鏡一枚。如八銖錢。及紹大位。常以琥珀筭盛之。身毒。西夷國名。卽天竺二字也。梁杰公知天竺國境。謂此。近見學者謾不知讀。然酈道元注水經。循昧厥義。以分身毒天竺爲二。何怪後人信矣。博物之難哉。

古人以去婦爲大歸。夫人姜氏歸于齊。大歸也。王景興與鍾元常書。近聞室人孫氏歸。曰大歸也。共經憂樂既久矣。曷爲一旦離析。以至于歸。

而不反乎。不得面談。裁書叙心。據此。則世俗歸
輒曰大歸者。豈我思泉之義哉。言出不祥。所
宜亟正。

韓湘子于潮州示叔父昌黎詩云。舉世盡爲名
利醉。吾今獨向道中醒。他時定見飛昇去。衝破
秋空一點青。此二十八字。仙傳拾遺所不載。何
也。然未嘗言外甥。不知仙傳何據。今廣記中錄
其全文。直以韓愈外甥爲題矣。

一死一生。乃知交情。一貧一富。乃知交態。一貴
一賤。交情乃見。此六句。翟下邳署門語也。劉向
說苑。又增一浮一沒。交情乃出。八字。浮沒者。豈
卽升沉之義歟。

余第聞皮襲美詩。明朝有物充君信。瀋酒三餅
寄夜航。而絕不聞古樂府有夜航船。前輟畊所
載。出何典耶。錄中竄爲携酒三樽。尤可笑矣。
仙人王子喬。周靈王太子也。與葉令王喬。截然

兩人前後不同時。乃唐人宋之問爲交州司馬。祭王子喬文。首云。夫惟仙君神化寥廓。昔爲葉宰。蒞此鄆郭。謁帝乘鳧。賓天控鶴。玉以爲棺。言降楚鄉。土自成壠。人知東岡。云云。一篇全似祭王子喬文。題中不應作王子喬。是誤爲一人矣。銀床并欄也。古樂府淮南王篇。有後園鑿井。銀作床。金餅素綆。汲寒漿。而唐令狐楚詩。玉著千行落。銀床一半空。直用作思婦空床故事。不并

之甚乎。按元人小說。載嘉祐中。河濱人。網得小石碑。題二十字云。雨滴空階曉。無心換夕香。井梧花落盡。一半在銀床。味其詩。大有不類唐以後人。



國
理
卷
四
八
三
八